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高天球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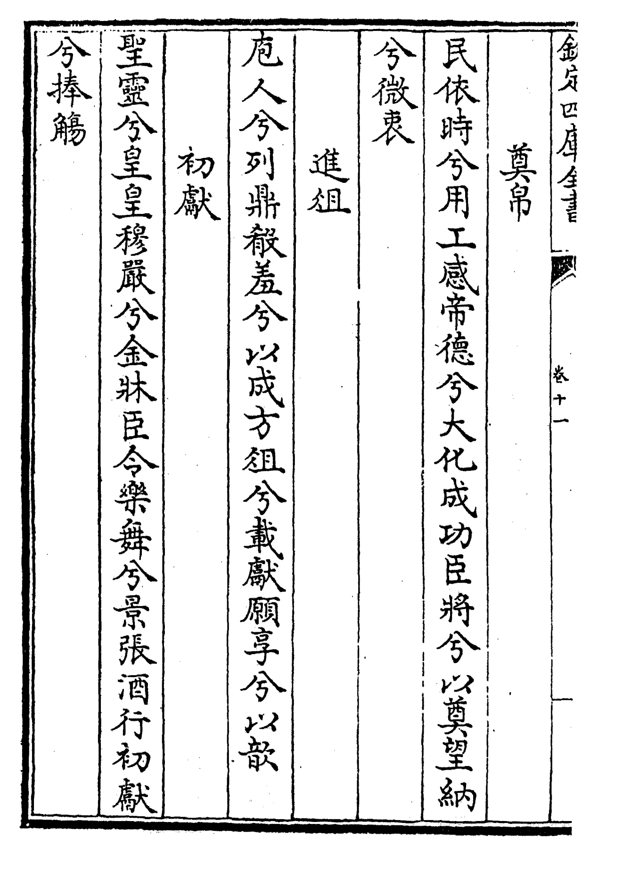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樂章

圜丘樂章

迎神

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叶幸來臨兮壇中上下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獲年豐



奠帛

民依時兮用工感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

進俎

庖人兮列鼎殽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殽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朗朗兮上方況日吉兮時良

徹豆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

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煌煌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

進羅列兮詣壇方炬欲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於上感至恩兮無量

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兮神臨御衢漸升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臺以徵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願嘉烝民兮永懷

奠帛

臣捧兮以篚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映燎炎兮煌煌

進俎

庖人兮進湯大烹牲兮氣藹而芳以徹衷兮獻上曰享矣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為烝民兮永昌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雖殺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醴

酒兮載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殽羞兮永具將

荷報乎神功

徹豆

俎豆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雲衣敬奉

行兮弗敢遲

送神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兮大有想

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殺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

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合祭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二十日改定

迎神

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踴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

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

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黄壤氤氲兮氣化全民勤畎畝兮

束帛解臣當

進俎

庖人兮列鼎殽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殽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朗朗兮上方況日吉兮

徹饌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

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

望燎瘞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欲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束帛將感

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三十日改定

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春告秋拜年豐

奠帛初獻

氤氲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臣將疋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烟繚繞兮雲旌幢予令稽首兮欣且惶神顔悦兮霞彩彰

徹饌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

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氤氳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殽羞兮詣瘞方嗚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仰瞻兮聖容見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睠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

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令願兮效勤捧帛饌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歆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羣臣欣兮躍從顧覲穆穆兮聖容

亞獻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遥瞻兮達九重

徹豆

納殽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予將何以兮崇報惟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宫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瘞

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珍羞禮帛兮薦火中望瘞庭兮稽

首顧神鑒分寸衷

明太祖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二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樂歌

大祀文拜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既定虛其中而為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故曰世人生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

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黄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减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而增减其事者秦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為萬世綱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每聞昔君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

怠於敬者及朕即位以來儒臣遍歷羣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莫為之後雖盛弗繼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且不如人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而乃一圜中各處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當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之配位然後方行稷神之禮此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人情者也況朕

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社每常憂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答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已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

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及祀天地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天地之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言之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若人執古則有汙尊抔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

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廟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於昊穹獨露大降於天中纖塵不動銀燭光舒而燄挺香烟裊繞而凌雲殽饌芬芳柴燎烟昇上達于九天斯必神之降臨合祀之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實其事而歌詠之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太常拊鼓而撫琴兮加寶瑟以及竽鍾磬聲嘹喨而韻窮兮吹塤箎以管從度干羽而周旋兮文武之樂隆百辟奔走而供獻兮期上下以來通

第二歌

駕出天門

遥瞻閶闔之開闢兮飛龍前導而翺翔蹁蹮鶴舞鳳揚

兮鸞輿冉冉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天香馥郁而𣄃
幢張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赤霓而為裳稽首仰瞻遥
迓兮耳聽金玉之鏗鏘帝臨世而閲民兮蒙臻百福而
海内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户

洪龎之户闢兮擁地祇之𣄃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角
端前驅以騰驤護衛森然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皇

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格勤以趨蹌為毋之慈而為民兮合造化於乾陽予率百職以候臨兮惟非禮而顧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播幢繚繞於太虛兮護從鑾輿而至下方惟五星日月照耀兮邇帝左右而龍旂傍引領以欣覩兮威威而衛帝行

第五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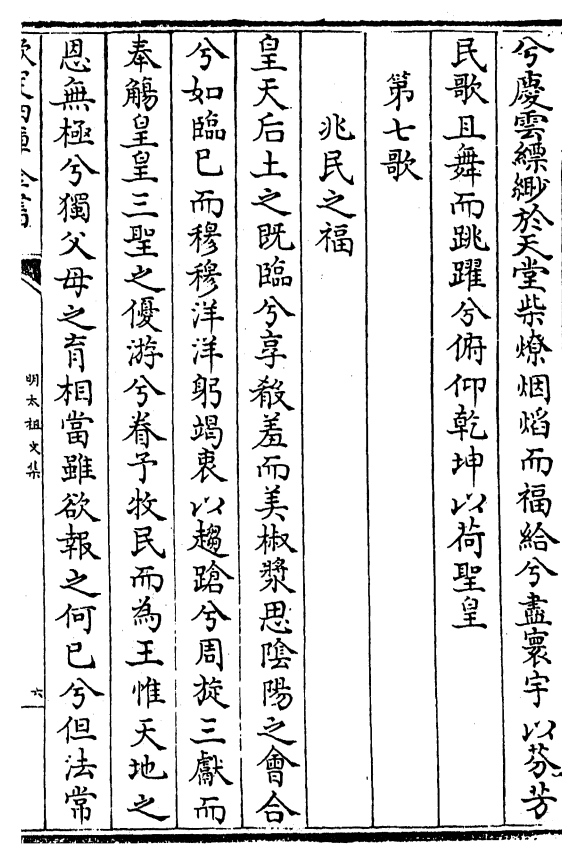
嶽鎮從駕

覩旂幡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海瀆之會兮欽地祇之來降陪神迓聖而相從兮擁山鬼於幽篁飛蒼龍而儵然兮清塵導道而妖魅藏翅首以俟來兮聖皇為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天地之臨祭兮老幼相將而仰昊蒼日吉而時貞



兮慶雲縹緲於天堂柴燎烟焰而福給兮盡寰宇以芬芳民歌且舞而跳躍兮俯仰乾坤以荷聖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皇天后土之既臨兮享殽羞而美椒漿思陰陽之會合兮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竭衷以趨蹌兮周旋三獻而奉觴皇皇三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為王惟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之何已兮但法常

經而頗藏

第八歌

鑾駕回旋

氤氲氳而馥郁兮樂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晱冉兮天廓落而地洪麗目遥送而俯仰兮鑾輿升降而達玄黄慕神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燧燧而耿光顧民之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筐

第九歌

升降斂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斂羞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祈穀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天門地戶之茫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大禮之既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薰風蕩蕩兮解炎備朝紳兮懼恐弗專夜沉沉兮星辰團團皓月輝輝兮馳天稽首頓首兮遥瞻孰知后土兮何然昊天昊天鑒蒼生兮來筵

送神歌

諸侯趨蹌兮肅齊列郊壇兮次第金石絲竹兮方擕早彷彿兮鳯凰來儀俄冉冉兮慶雲飛恭遥瞻兮俯首低靖沉沉兮后土降臨時地祇兮欣喜吾民今歳兮樂雍熙臣率百職兮羅拜壇壝感恩兮無已惟父天兮母地

思親歌

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内存

呼來呼去羽翎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緊相隨

雛知返哺天性真𫄨欷慈烏慟惻仁人而不如烏乎將

何伸將何伸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有似

不如烏之至孝精　𫄨欷𫄨欷夢寐心不泯

明太祖文集卷十二

明太祖文集卷十三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藏蒼專出納理百辟帝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裡之出入公私稀如所在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所以命也紀繁無

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以道非成以成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不知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禆之何敢不益而又公私焉安不知命善善惡惡靡行靡止善幸藏行致恭恭竭及明元首良股肱稀自當許之是時蒼令庖者豈敹漿者美酒具陳水陸特以觴稀稀既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蒼出見蒼户頽其左扉右鐍不樞是致宵晝闢閉不如稀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可為至暮而入稀教閽者至

梓人完其户及蒼復出見户闔闢如式呼閽者審之曰
斯何為曰稀之所以效公私也蒼聞之惶惶四顧若無
所措請帝而訴帝召稀責之曰完户之勤公私乎稀曰
至公帝聞而釋之稀既出帝闕日蒼容髮鬈衣垢時乃
懷歸入見夫人侍兒謂曰公事不軌稀之過上相衣垢
慼在夫人髮鬈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恥侍兒聽來日
稀遥見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表相應民具樂瞻
相謂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

有人曰必門人也晡時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居處多惡稀教主宅者清之其主宅者如之蒼自外入見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主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我也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此何為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市與鬻者互異薄其時而有之鬻者但圓其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該少頃稀聞蒼妻之父兄子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不為民病者從而

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之親過有巨微卿畧不有
别俱法之人情乎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
蒼之門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稀
與蒼齊後蒼之内外眷屬凛守規矩王綱大振間日稀
入見蒼僕肆巳由志出入歷門中道稀縛而付有司俄
蒼之妾有犯夫人稀特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
所為蒼終不語亦色無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
誣蒼帝信之將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罪稚闕之

下帝召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為之曰臣聞神農氏有奸臣弗於羣職是致政衰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濵之醢鮮者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在日處之而巳夫人君之不知其姦者如醢鮮是也固枉直直枉非忠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與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斧乎曰言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釋臧蒼明之矣帝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蕩於社右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寡人之

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并司者聞之矣時蒼概聞命歸無所為稀謂蒼曰斯人世初世也鳥獸多而逼人洪水汗漫而艱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就帝心悅明年值歲歉無民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曰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為曰生民之道何難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火獵之羣罟而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魚鼈奚不為生民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户

中道而進稀見皋蒼袂斂蒼背蹴蒼足謂之曰君門也蒼曰下户卑道臣民必由之所稀曰然則然矣奈何君之内行門無大小皆由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罔敢肆步故有入恭出慎所以拖於規矩則契陶於模範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聞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日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

蒼曰然稀謂曰毋色嘉毋色善稀聞之德在蓀光不知光由何而耀時蒼噱噱而然之謂稀曰帝若是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禄萬鍾理分也當為而為職當也君以敉勞之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驪龍之抱珠兮奚不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過喜受也過分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臣之朝之日帝賜善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禄千鍾工雖善職當也宜勞以敉不勞以禄帝曰是還有說乎蒼曰臣欽

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來吾與首期之事若干令也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曰常行化守永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日安世道日治斯由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弼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命寡人以卿為至道畧不有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

何至私公一何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説為帝齊大臣之不齊二至正為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私家也必以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私者稀蒼門人也蒼得罪帝命稀實之稀之所實從實不從偽是公於朝明於蒼是公於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碣后從之后往蒼逆而論之曰后來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乎此傾之矣吾不知祥貞之所歸耶曰帝命如之上相之遺則拾之

闕則補之蒼曰碓之碓之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蒼歸后後留為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豕無屬𩐩代時刻故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嘘甚哉勞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殽羞以慰后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微莫不求而理之說闗者以合之其闗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内財非用闗者臨門

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見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兇也小過不張其得在後閽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縱人止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緱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歸蒼概閶帝命后尤概之及蒼越門而入閽者謂他從朝者曰閶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閽者觀蒼引觴以酌后閽者入謁蒼曰閽請代裨請裨易閽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后裨之職明日

閽者揞視碣后唧唧撼首謂曰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哉乎

萠賢篇下

顓頊治臣喬松博納士而家役之及乆也不才者去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中有人彎環者半智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政事一閽曰省將奏明其所失環者謂曰事既失矣法既往矣君既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道其在竭忠

若是非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瞞也使君之非
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臣非非君誤聽非
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是罪君者也所以過
失則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
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人所翫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
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人卒難隱晦以實告之曰盜
得時環人為松為家理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
日方復舍松請環人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而吉君

致吾兩憂兩不憂孰知其端環曰冡宰之為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私從冡宰何憂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冡宰曰人聞先公而後私善之善者也適有供御者盜御用而詆之當罪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非至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松默然復與人語曰環曰非預也彼所從事如環非預也如之何的明之是有説乎人曰冡宰及人皆帝臣民也更且帝專殺活兼執

與奪然數事亦冡宰賛益之矣人與之理私而更理公
是成宰之賢就帝之仁也安有冡宰理天下門人無知
是豢犬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俗之一理
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啟忠篇

有野人問觀人於夫子曰敢問夫子之觀人乎曰云其
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宋不與欲良騎樂工
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贅曰良騎如宋宋大夫皆悦

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歌舞聽音樂樂鄭之與一日樂工令相者導過宋朝樂工當朝即私焉相者曰朝堂樂工曰朝無人焉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人公孫傑謀與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不荅公孫傑獨謂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為鄭所嗤宋君悞自此之後凡言意盡者皆用之獨衛閭終不言而乃目他人陞遷反含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之臣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耳曰吾嘗聞之宋君多失庶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

獨足下朝野不聞輔佐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者也足下何怒之有耶各有所司事非我干野人謂曰夫子何決之是非子曰公孫傑智忠之士衛閭罪君者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滂沱

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東方或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倐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

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葢由太古之歲月以至如今蒼松掃丹崖而苺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鵰鶚盤旋乎深谷雖扶摇不可得而昇闕

渺江湖闕哉

游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起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遥望間不知其所以儼而已

昇峯頂畧少俯視見羣巒疊障拱護週迴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黄猿狡兎畧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峯吾將週遊岳頂忽白鶴之來雙驀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峯吾感

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

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辯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為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

理格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怒則風雲雷

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

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斂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不道

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之威飛滄溟

勅上下揚毫釐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從神龍駕雷電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赫然雲生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

以爲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奥且有闕　不寡文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及至檢閲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義止可明並乎日月以同乎天地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爲明天地不足爲容也是何言哉嘗聞上下四

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為垠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奥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為我論識者莫不以我為强嫩設若不以我為强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覔古至於今實無而有難羈難縻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忽又周旋人物裊娜樹枝或曰非風也乃樹竅窕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槁葉走黄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隆見如是之奇將為人信乎人又以為不然爾何怒之速也捲海氣雲六合岳鎮為之音浩浩然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

風矣爾方釋忽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播萌五穀如雲如浪作薫解民之愠何藥可奇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恩且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以斯言故敕爾想宜知悉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闕

惟闕道同玄闕　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
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
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
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
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
闢至妙者隻履西歸飛錫長空笑談定往化兒頑為善
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若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
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道者精於儒正黙論閒俄而

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閱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於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闕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闕　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聞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遠豈得窺本源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為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曰云何

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於本業而不為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為用哉

闢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夢慕安得而至耶特以未造閱江樓

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羣獻於前既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得而無憂吁難哉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好戰鬬忽宫中婦人徐充容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但觀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可見矣或一二從者所問所荅不過順其欲而常其美惡不諫焉以斯人之心

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衣冠濟濟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乏人矣此羣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我遊者咸同而不和者曰既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為惜哉且姦貪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為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膚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其蛇所以放

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説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憑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夫陰騭幽中一徵命之蛇爾人將以為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為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

哉利益矣

省頑文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之莫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令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善者無同愚惡者有何哉蓋為不治艱險之覆身日習澆姦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立執迷之情日生

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以卑而致高以愚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而樂安時人以為易歟難歟嗚呼不思慮患以防危務姦頑而覆命修德善終生膺上爵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哉惜哉孰不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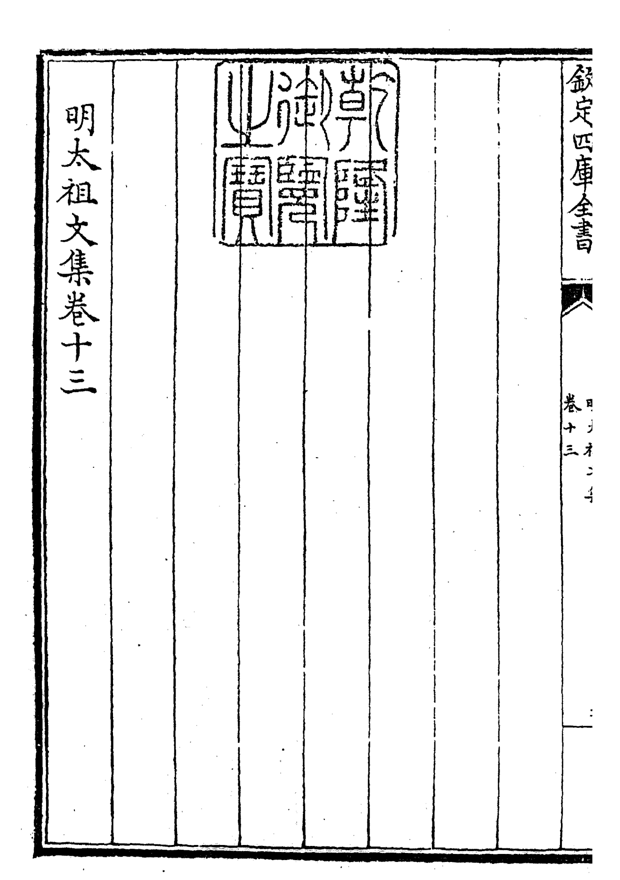
縱蓁鶴文

東海有來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試取觀之及其至態貌與常鶴同何足為奇貢者曰不然若知其內方識鶴之異其人但言此而往未暇詳問以鶴敕內臣雜

豢羣鶴中豢者去其翮日久與人相狎凡鶴皆去其翮同時而又生豢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翮翼乃全時居五六月羣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與民狎民不知將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惜哉豢慇懃數月一但如是而廢豢者曰俗烏何戀曰爾何知俗烏對曰智鳥必息六月若扶摇值春秋所以假天風而各乘其氣令俗烏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有未去者數枚將必神鳥也朕又覩之乃瀛洲者進其鶴丹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

而四舞鼓翼無時如此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雨過而天青黄花香蘆葦白風高而翅輕朕坐苑中忽聞九霄之上有鶴雙聲張目仰觀見鶴一對搏風而振翼旋若羊角扶搖而上翕忽其翎漸覺微細其身將摩青之際形若蠅蠓之狀斂翼而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之處因觀智鳥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而動善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動止是闕

乃舉事成豈不智鳥乎



明太祖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高天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遥蒼汪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

夜月而淒凉魂悠悠而覔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彊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擾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遥盻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頴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

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
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
響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
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
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攖不得再
攖再驤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
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

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守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闕　羣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

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賛襄親征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爍若星鋩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徽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

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涣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顧時時而來饗

記

閲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詩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考乎其

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益諸侯之國以拒周始有𨚫列土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郡可見後人變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是而已乎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陜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

以美稱中原者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葢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亡疊疊終未一定民命傷而日少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孰不寒心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來棲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

乃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議擇為都民心既定發兵四征不伍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半寧是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壘具興低昂依山而傍水環繞半百餘里軍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異乎不過洪造之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江干曰龍灣有山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盧龍趨江而飲水末伏於平沙一峯突兀凌烟霞而侵漢表遠觀近視

實體狻猊之狀故賜名曰獅子山既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半壯矣哉若天齊登峯使神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目盈懷無有掩者俄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市烟薄霧而翁鬱人聲上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有此之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檣林上下者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沙汀樂蓑翁之獨釣平望淮山千巖萬壑羣嶁如萬騎馳奔青天之外極目之際雖一葉帆舟不能有蔽江郊草木四時之

景無不繽紛以其地勢中和之故也備覩其景豈不有

禦也歟朕思京師軍民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

鐵騎動止萬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

為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誠可惜

哉況斯山也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無所不至昔僞漢

友諒者來寇朕以黃旌居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吾

伏兵曰赤幟搖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伏精

兵三萬人於石闕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畢如我約一

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山豈泛然哉乃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爲臺構樓以覆山首名曰閲江樓此樓之興豈欲翫燕趙之窈窕吴越之美人飛舞盤旋酣歌夜飲實在便籌謀以安民壯京師以鎮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瓦朱楹簷牙摩空而入霧朱簾風飛而霞捲彤扉開而彩盈正值天宇澄霽忽聞雷聲隱隱亟倚雕欄而俯視則有飛鳥雨雲翅幕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生淮右立業江左何固執於

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原會萬國嘗云道理適均以今觀之非也大概偏北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使然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且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邦之闕

又閱江樓記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儆今年欲役囚者建閲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諫者柢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誠令諸職事妄為閲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為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黄閣詢臣某曰京

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為之記臣其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之當為非有益而不興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為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者一由長

江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内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順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宫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水之工聖君之所不為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為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下納忠款而欲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

為歌曰天運循環百物闕

聖德函谿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覩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巳漏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靉靆羣鳥喧呼堤邊之柳微黄裊娜垂條萬線影拂清波致叢魚之來戲而蝦蝑之屈横遥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必羣芳而萬類其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盖京城四護皆山

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多東發由山而過歷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知山之有藥其春到必然又見新水潺潺水族躍於淵飛走者巢顛而窩叢雖微命之蜂蟻知陽和而闢户識交泰而措房覩諸物之得所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畎畝之時國圖大治之初士人習業之方然此春之所以堪憐堪愛者為何由日光之漸長也君子之學道竭力於斯時儘有可為所以古人惜寸陰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既往學業未

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秉鑑窺顔壯者蒼而少者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若惜於分陰者尤為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有春秋而已加歳蒼顔又不知其時已過矣嗚呼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有序

予因督功中都道經滁陽乗春之景踏青西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戌此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顔花木謝而再春人已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

勢執筆留心特叙因興之事以為記

息驛時閑登豐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識歐陽之不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遍遊今戡定禍亂定於宇内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掬飲者酣黄精蕨薇扶老以澤顔民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親民之樂天于今始見歎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當有元弛綱之時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羣盗縱英而馳騁蕩民命

如驅羊予潛草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粟度殘生以俟時康何天狼之晃朗弧矢乃倒芒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單戈奮興淮右聚良民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營祝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射攙搶而清太虛摧堅壘而安厚土謀當有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海内不幾年閒偃兵息民時亨亨兮日月運行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修德兮在古與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

民猶得思往以閱今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為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内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頴蘄黄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

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元將至乃薩哩巴哈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為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

欲出為元處繫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歳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珓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珓投之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侫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

珓予備糗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

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
微卒嘗覩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
以疾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
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
非道棄數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鋭者南遊定遠忽有義
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横澗山破義兵營得軍
二萬餘人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
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

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羣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鶻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白鳥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闕

播

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為闕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黄繩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内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回顧於我仍在西北余尚夢寐徵中天神既去忽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

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
寒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
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
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内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
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
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劍上皆如牙齒之狀特
教我行不數十步問東南途逢一皁衣禿袖者來露首
及兩肱二股首頂一黿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

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靄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菴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

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頹焉
朕嘗歎息蔣山住持寺者自建菴以至於斯時前亡後
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菴者乎故空景美而
菴頹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
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
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
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異長生
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

同遊月宫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荅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内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盖當時僧道不才有

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
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
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
録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為
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因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
為近者有元國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
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雖云色
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

不解而至此縻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替替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茍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脩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叙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永為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刼未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刼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搠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於

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
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
多道途異而理闕
忠於君孝於親無私於闕　調和鼎鼐燮理陰
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
矣吾將數劫不違斯地苟不依此刻剥於民欺君罔下
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
欲以養為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

於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拖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未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令者崎而平嶇而　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

闕

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闕

猿啼夜月於峰巔白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

微縱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

斯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

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

於已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菴為僧所新僧為菴所

名人能知一軀為囊神之室以神修軀若不知修軀以

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七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泝流西征荆楚楇旗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墨雲𩆵𩆵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羣烏萬數挾舟翅馬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柁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歟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於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凝柁後畧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

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見船末巨鼓一枚恐妨戰鬭即令左右將拖神廟語既皷行復視之莫知黿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陜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嵬山怪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礙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艣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起溟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酋然揷水首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

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止順風生於是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晝抵皖城冦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繫水以步疑陸鼔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為我有於是宵晝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逃遺將伏降朕命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無

誤遣者耶荷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右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湍仰茂林而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裀一皮二人露列流側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撚鬚而問一凝卷而聽巖傍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按膝竹間二人一捲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二人一年邁屈脊抱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探杯澗北二人一據膝

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竹邊二人一收卷而捲一紐頸而覩詩底一人安筆硯整衣冠而坐其頴川庾蘊過酒覆盃交睫不開僕者撼之參軍楊模隔流而躍如伶人狀王猷之攝衣而憩王肅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說凝軸以言呂系側身以手踞地而聽闕綿酩酊握卷坐寢孔熾酒後持卷仰觀劉密袒衣摟臂以取覆盃王闕之王彬之相揖而構詞謝繹搔疥王徽之舉幅執筆而書勞夷擊盃鵲下徐豐之玩鵲遞觴華耆停盃他視

曹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下迪迎流欲觴謝萬回顧長松曹諲舒足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谷捧觴而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袁嶠之讚他文王豐之開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者一擎瓶者二挮酒者一發盃者三受酒者一中者遣滯盃者一未有童子五人捧殽者二呼盃者一縱盃者二一卷凡六十人内烏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醉或眠或俯或仰或起或坐或舞或取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焉皆

始於一良工之肖方有名於筆銛之下是可奇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畫記

朕觀世有萬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難而不易吾嘗謂定矣一日入裝背所背者以數器足五色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遥見背生盛叔彰者揮毫於古圖之上於心惡之將以為今古人異藝况此圖歷代祕藏

之物物皆上品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趨而俯視見古畫一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間有存者極其神妙令人美翫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運筆同前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難得也試問斯人彼以全畫為妙除此外更何曰他無能而亦頗畫山水曰彼圖既成鬻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以來缺曰非也乃世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當篤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可衣食終身毋中道而廢囑焉

僧智輝牛首山菴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闗內人姓王氏某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其名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輝懇懃於座下周旋若干年後長成志在東遊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某年拜指空於某寺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智輝東往欲渡鴨綠閱金剛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山其地北接曠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況人徙氊廬而北行深入

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未秋勁風先至三冬江海為之合氷山川雪凝平地丈餘智輝乃曰非茹腥羶而不能居此方今中國有君萬姓寧家當此之際吾不歸而奚往於是乎持錫星奔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京師朕召見之與語其僧問荅聰敏豁然有丈夫之氣豈比泛泛之徒於是勑往天界使寧神以禪居未三月乃曰吾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今居大厦坐食煩人豈不福將薄而禍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力

耕火種自為生計以度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旬日其僧來謁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既往同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蔣山二住持曰送行乎曰然於戲美哉世之學業者如二山之住持雖非通漏之輩其尋常之僧遇之安有相待若是耶今爾僧向後果堅貞於釋氏其名必不朽矣特為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

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潑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於松下對月於旻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

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轉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為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侈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憩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邇保誌之剎其營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勑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於諸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尋常之地其旁川曠水縈且左包以重山右掩以峻嶺皆矗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轉巖前啟修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湍外魚躍於前淵

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為食野之苹云之若是既聽斯言朕懽忻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闡用攻以妥保誌瞿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攻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闡建道場不憚勞苦一心歸向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時某甲子工興至某月日時工曹奏朕為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攻今百工告成朕善其攻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攻藝若是有犯

役者五千餘人為之奈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
場既完安可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
眚災一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
地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
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
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
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悮奈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
壞斯言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寛不可猛不可奈何然

一日潔已而往禮視去將近剎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杪出一浮圖又一里既將近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窮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於崖畔洞雲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而恐惑人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有龕雲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莊嚴備具以足朕心

矣故敕記之

明太祖文集卷十四